

亚洲：遏制经济危机

Archana Kumar

当亚洲刚刚从全球经济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时，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开始审视其强劲的复苏历程，并从其中汲取经验，但亚洲的经济形势远非高枕无忧。来自亚洲的五位权威人士给出了他们对亚洲经济的创伤和复苏的看法，并指出亚洲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绝非易事。

Ajith Cabraal是斯里兰卡中央银行行长，胡舒立是中国著名财经记者，Yung Chul Park是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研究教授和主任，Raghuram Rajan是芝加哥大学金融学Eric J. Gleacher杰出贡献教授和印度总理的经济顾问，Tharman Shanmugaratnam是新加坡财政部部长。

《金融与发展》（以下简称F&D）：经济危机是如何影响亚洲地区的，亚洲地区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PARK：从去年10月开始，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亚洲新兴市场遭受了一系列经济重创与损失，受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的影响，出口市场萎缩，最终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除了经济衰退，韩国等一些东亚国家还遭遇了流动性危机。幸运的是，流动性危机在今年第二季度初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出现明显的复苏。

有哪些变化和因素促成了亚洲经济的强劲复苏呢？首先，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不同，这次危机的中心在其他地方，因此亚洲的经济体基本上只遭受了危机带来的间接损失。其次，这些国家在企业重组和银行业重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改善了它们的财务稳健度，提升了竞争力，从而大大提升了企业和银行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而且亚洲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中只有少量的美国“有毒”资产。第三，令我非常

惊讶的是，大多数东亚国家非常迅速地启动和实施了大规模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来应对经济危机，而这些刺激措施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第四，韩国等一些经济体能够通过市场调节（例如最大限度地降低实际工资和资本成本）来内部消化危机的影响。最后一点，除了人民币和日元，大多数（亚洲）货币相对美元已经大幅贬值，抑制了出口的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冲击。

SHANMUGARATNAM：如果你观察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就会发现这并非资产负债表问题，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场经济危机。但是，这场危机是由其他地区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引发的。我们的银行状况良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基本良好，有些10年前存在严重财政问题的国家政府在这之后都在努力降低赤字，而且有时会出现盈余，从而减少了债务。

全球贸易和外国投资的下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如果我们金融的体系也存在资产负债表问题，那么结果将更加惨烈。

这也说明亚洲——从中国到东南亚——不仅能够非常积极地应对危机，而且还能够通过政府部门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应对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新加坡，我们启动了规模达GDP 6%的为期一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其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并帮助企业实现复苏。

胡舒立：本次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来影响亚洲地区。亚洲的经济严重依赖出口，从去年开始，这一地区的出口行业需求骤减，亚洲也因此在经济衰退中遭受重创。

例如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大量工厂，特别是私营工厂倒闭，导致工人失业，其中包括从中国内陆地区迁移过来的打工者。

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刺激计划，与此同时，努力促进经济转型：从严重依赖出口转向鼓励扩大国内消费。但实际上，扩大国内消费很难做到。

CABRAAL：亚洲经济受到的最重大的影响是资本外逃，对突如其来且规模巨大的资本外逃，亚洲毫无准备。

与此同时，由某些银行机构导致的动荡余波未了，使得亚洲地区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第三，在很多国家，本来充足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主要是因为资金外流，其次是因为这些外汇在资产负债表上计提的价值急剧下降。

我认为这一地区对危机的处理较为得当。当时的主要挑战是维持市场的稳定性，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做出的反应比较到位，应对短期经济衰退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也是比较到位的。因此，从经济增长率来看，经济衰退并没有那么严重。

RAJAN：这场危机毫无疑问是全球性的危机。亚洲的很多国家（不是全部）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贸易紧缩会迅速对亚洲经济造成影响。我们开始还以为这又是一场“大萧条”，但现在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应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但事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经济已经开始反弹。

所以近来已经出现了库存重建。短期来看，这将有力地推动增长率的提升——导致两位数的增长率出现。中期来看，各国受到的影响不同。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必须调整它们的增长模式，这不容易实现，因为

这种模式它们已经沿用了10年、15年或者20年以上。生产导向型模式必须要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但在实践中这条转变之路困难重重，且尚未规划完成，所以很难完成这一目标。政府总是倾向于延续先前的模式，而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不得不改变这种倾向。

对于那些出口导向不是十分明显的国家，比如印度，真正的问题是要强化其金融部门，因为在其国内该行业仍存在巨额赤字。当前所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十分关注金融体系所有的脆弱迹象。

中国也在寻找新的增长方式。中国的财政空间比印度的大得多，但中国也比印度更需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驱动型

转变。

总之，好消息是亚洲有继续强劲增长的可能性，并且全球经济重心仍在不断向亚洲倾斜。坏消息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亚洲无法独善其身。亚洲必须对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重大甚至根本性的改革。

F&D：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危机给亚洲带来了哪些改变与挑战？

胡舒立：我认为，经济危机以后，在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里，人们已经开始考虑转变其经济模式。我们需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型模式转变，从而实现均衡发展。目前存在的发展失衡状况需要我们自己进行纠正。然而，这很难做到，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口导向型增长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成功经济模式。

PARK：在短期内，这些决策者将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政政策管理。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迟早会消失，到那个时候，这些国家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维持合理的增长率？我担心他们可能又会转向鼓励出口。如果他们有意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他们应该避免这么做。

其次——与依赖出口相关——这些国家应当改革发展政策、调整发展战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最终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然而，目前他们似乎对应该如何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缺乏具体思路。

第三，短期内他们需要考虑退出策略，这将有助于避免资产市场泡沫重现和通胀压力形成。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亚洲又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例如，为防止资产市场投机，他们需要提高利率；但是紧缩银根

“好消息是，亚洲有继续强劲增长的可能性。”

Raghuram Rajan



Ajith Cabraal

胡舒立

Yung Chul Park

Raghuram Rajan

Tharman Shanmugaratnam

不仅为时尚早，而且还可能中断经济复苏的进程。

最后，东亚要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负一定责任，因为所有东亚国家在2009年都将获得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而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是否会继续保持盈余？这些盈余积累对东亚自身发展是否有利？实际上，经常账户盈余对东亚国家是不利的，但他们并不愿采取货币升值等必要措施来减缓盈余增长。他们知道应当积极地与美国、欧洲共同参与到关于降低全球失衡的政策讨论中，但因为他们还未做好处理失衡问题的政策调整准备，所以似乎不大愿意进行政策协调。

东亚各国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政策协调来实施退出策略，从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CABRAAL: 我们需要注意长期债务资本的到期时间，同时要确保银行的资本化程度比以前更高。银行部门恢复得很快，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这样才能在承受冲击的时候更加从容。

同时，我们必须想办法促使市场更加多元化，在外汇储备管理方面，也同样要注意更好地处理外汇储备投资与积累问题。需要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就是要加强监管。

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问题是，人们很有可能在情况好转后，就把所有问题都抛之脑后，认为经济已经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强劲复苏，接下来又可以一切照旧。这会导致自满情绪的产生，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点。

SHANMUGARATNAM: 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必须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我们需要尽自己所能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但是，解决当前问题和妥善退出一揽子财政激励政策，必须依赖于我们的长远目标。如果我们只是关心眼前问题，则可能会失去

经济复苏后持续增长的机会。

我们的关键目标应当是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这是长期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不应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当然也不能提高公司所得税。财政计划退出策略必须体现这一目标。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减少财政赤字和防止公共债务失控，而且还要在此过程中采取刺激个人投资增长的方式。

由于美国消费者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需求从何而来。东亚的经济增长将日益依赖于本地区的需求（参见本期“亚洲重塑均衡增长”一文），但若因此而撤离全球市场将是一个错误。过去30年东亚增长的真正源泉是通过打入全球市场（不管是通过出口还是通过进口）获得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因为全球市场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如果我们放弃了全球市场，仅注重国内市场，那么东亚乃至全球的长期增长将会减缓。因此，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提高东亚市场需求的同时增加进口。可以取消出口补贴，但是不能放弃出口。

RAJAN: 长期来看，亚洲的增长将会更着眼于内部而非外部，“内部”不只是指国内还包括亚洲各国之间。亚洲国家之间的进出口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相对其潜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我认为，亚洲国家要努力促进彼此之间的贸易，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当然，亚洲新兴市场与亚洲本地的需求增加会创造一系列有吸引力的新机遇，其可以为亚洲企业以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加以利用。这将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源泉，而这一增长将来自金字塔的底层。■

Archana Kumar是IMF对外关系部的内部联络部门的负责人。